

在局限的世界里，匍匐前行

评影片《一念无明》

◆ 索拉



一部投资不到200万港币的香港新导演处女作，能吸引曾志伟、金燕玲、余文乐零片酬加盟，并连连获奖，与它所关注的那一抹社会现实休戚相关。导演黄进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用“一念无明”这个从佛教中来的词作为片名，是希望以此呈现片中人物之间的状态：“他们都是爱对方的，他们都不是外人，但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无法看清自己，看清他人，看清人生，最终在不停地互相伤害，他们是‘无明’的，看不清楚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在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关注点都放在了躁郁症，但我看到，心理疾病也许只是一个切入点，“一念无明”在片中是一个情感关系中的隐喻，导演真正想讨论的，是人该如何与自己最亲的人或与自己相处。余文乐饰演的阿东，人设是一个躁郁症患者。影片开始在精神病院，那个从他们的生活中无故消失了的父亲（曾志伟饰），突然出现并接他出院回家。于是，阿东和父亲一起住进了那间囚笼般的屋子里。片中，曾志伟撩开窗上晾着的内衣，说“这个房子不错，从这里能看到街景”，充分显现出群租生活的窘迫和生活在底层的困境，并为之后的剧情反转埋下伏笔。阿东，这个曾经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多年前独自承受

着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的重担，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的压力任由母亲死去，被判过失杀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当他重新进入社会，却发现早已是这个世界的敌人和弃儿。在片中，阿东和周遭人物的设定形成了一个对照。他被判为病人，而周遭的人都是正常人，但事实上那些正常人看着比他更像病人。

常年逃避妻子的父亲，永远嫌弃老公的母亲，远走他乡的弟弟，和他相比，谁更像病人呢？阿东的未婚妻，一个看似坚强又实际的女人，人生的梦想就是结婚、生子、供楼，但最终却因为阿东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卷入了大笔的债务和近乎崩溃之中。最后，她遁入宗教寻求解脱，然而，电影在这里宕开一笔，就在阿东与她重逢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时，她声泪俱下，在一次与众教友分享会上讲起了曾经的过往，以及心头永远不可能放下的原

谅。正是这一次混杂宽恕与怨念的分享，再次击垮了阿东的心理防线，把他推向失控的边缘。还有那个阿东曾经的同事和朋友，每天生活在裁判的压力之下，终于有一天从写字楼一跃而下。他和他和她，曾经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一个又一个的病人？父母之间互相伤害，儿子与父母互相伤害，阿东与未婚妻互相伤害……谁能说这些发生在亲人间的伤害不是一种无明？这些原本应当是最亲近的关系，最后却成了他人即是地狱。

另一种“一念无明”的隐喻是关于比至亲更远一些的人。他们是阿东的邻居，妈妈带着儿子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生活，儿子没有内地户口，妈妈没有香港身份，母亲对未来的希冀和对当下的焦虑全部变成对孩子的压力，这个笃信中医的女人整天都给儿子头上扎一根针，

这根针朝向天空分外刺眼，是她挣扎在底层却不断要求儿子拼命向上的写照。还有那些友人婚礼上窃窃私语的来宾，超市中忙着拍视频的路人、互联网上肉肉搜索的看客……他们带着各自的妄见和成见，他们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关切，这种“观看”，又构成了影片中的另一重无明，带来的同样是彼此伤害。

电影里，所有的人都在逃避着什么，生活是追在身后的“怪兽”。他们的逃跑有不同的方式。父亲的出走和兄弟的出国是一种逃离；未婚妻在胸前一次次划着十字是一种逃离；好心人告诫老爸把儿子送回精神病院，同样也是一种逃离，逃避这个看似不安全的人会毁了他们各自的安稳。阿东从精神病院出来，他想找一份工作，“像别人一样挤地铁挤公车都没问题啊！”他在电话里喊，但无济于事，因为他的身份标签是病人，闪亮的职业履历，抵不上消失那一年的空白。即便事实上似乎恰巧相反，但人们都更愿意相信“疯子”这一标签。他紧握的希望，让他在濒临崩溃时，在超市大口吞下巧克力，分泌那一点点可怜的血清素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彻底崩溃，但这又一次成了他精神病复发的证据，围观的人们用手机无情地拍他，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再“人肉”他议论他……

年轻的导演黄进及这一代香港电影人，似乎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一种讲故事的能力：通过小人物的人生际遇，来投射出对整个社会急速发展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强烈关注。



扫一扫
「新民艺术评」

故事之外的自我救赎

百老汇音乐剧《魔法坏女巫》观后

◆ 陈小玉

《魔法坏女巫》(Wicked)是美国百老汇历史上最成功的原创音乐剧制作之一，几乎与《歌剧魅影》及《狮子王》齐名，自2003年首演以来不断刷新各项纪录，被《纽约时报》誉为“百老汇最卖座的剧目”。《魔法坏女巫》(Wicked)是《绿野仙踪》故事的前传。《绿野仙踪》是一出童话剧，而《魔法坏女巫》成为更富于思辨的一出青春剧。

西方坏女巫艾芙芭是奥兹国首脑、大巫师的私生女，她先天浑身铜绿，在魔法学校受到嘲笑。她的室友格琳达，却是校园里众人瞩目的焦点。艾芙芭聪慧又勤奋，在挽救被大巫师肆意折磨的小狮子时，得到了与格琳达金童玉女绝配的费叶罗的倾慕。艾芙芭和格琳达虽然截然不同，然而单纯善良的她们成了好朋友。大巫师想利用艾芙芭的咒语来巩固对奥兹国的统治。艾芙芭拒绝帮助大巫师，受到全国通缉。艾芙芭即将被捕，卫队长费叶罗放走了艾芙芭。艾芙芭将魔法书交给格琳达，自己却被一桶水泼到后化掉了。格琳达让大巫师明白了艾芙芭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他离开奥兹国。奥兹国恢复了平静。艾芙芭和费叶罗变成的稻草人也一起离开了奥兹国。

显然，《魔法坏女巫》这个故事具有一点特别的味道。

在我们以往看过的一些儿童剧和青春剧里，创作者费力地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这无可厚非，然而，并不是只要把故事讲圆了，让观众明白了一个道理，主题得以显现也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所有优秀的剧目在故事本身之外，必定还需要说点什么。

在《魔法坏女巫》中，爱情、友情的梗都很老套，感动观众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西方坏女巫艾芙芭对自我存在的一次次证明，在故事

之外，这个副主题一直存在，那就是，一个人如何实现精神的独立，如何对周遭环境做出诚实的反应，以及如何保持真我。对自我的找寻是很多人希望获得的，然而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实现。艾芙芭是丑陋的，然而她真实，她宁可去接受丑陋的真实，也不去迎合美丽的谎言。这个剧通过艾芙芭历经的磨难，传达了这种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魔法坏女巫》正是通过饱满的人物形象塑造来征服观众，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让人觉得真实可感，通过演员的真腔真调来表达细微的内心情感。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这部音乐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格琳达的音乐设计与艾芙芭正好相反，她的唱腔舒缓娇媚，那些故意拖长的嗲声，跟艾芙芭的对唱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立，制造出很多剧场笑料。对于格琳达这个人物并不是单纯的批判和嘲弄，她的形象很丰满。她性格游离，美丽而软弱，功利心驱使她趋利避害，常常说假话，然而她在重要的时刻仍然出手帮助艾芙芭。

在戏剧中，人物可以被送到台前，让他用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来向观众倾诉衷肠，然而，人物讲出的不一定是他的真实想法，只有通过整体的人物构成和戏剧冲突，才能窥见人物的真实内心。

就连动物教师羊教授也被赋予了一种真切的人格特征，让我们在头脑中将他与误人子弟混日子的老师进行对位。羊教授上课的一段戏看似松散，却写得很真实，很幽默……

《魔法坏女巫》累积超过40亿美元票房的佳绩绝不是偶然。作为一部青春类型的音乐剧，它对于生命的态度是坦然而积极的，磨难成为使人成长的情感救赎，寻找自我成为人生最好的成长教育。

作为读者汲取文化养料的各类图书馆，每年有一定的预算费用采购新书。由于下拨的资金有限，一些处在可买可不买的文艺新书，图书馆通常只能“选择性失明”。尤其是有的社区和单位小型图书馆，连生存都有困难，更何谈广开采购通道。并不是不想买，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买。

面临这样的尴尬处境，图书馆其实也很无奈，正应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句老话。然而，图书馆不能仅靠旧书来维持“市面”，它还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书货源进行补充，并将其视作生存的“活水”。就像地面上纵横交错的小河那样，如果不能与大江大河相连，就很可能慢慢变成“一潭死水”，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有些图书馆各显神通，并注重开源节流，通过各种渠道来低价或获赠一些文艺新书，但对于不少小型图书馆而言，依旧是接受赠书的“门路”也没有，成为难以吸引新老读者的一块“心病”。

不过，如果能够反向思维一下，这也许为许多文艺新书作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让更多读者阅读最近出版的新书有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向图书馆赠书，已然成了—些没有名气的作者“推销”自己文艺作品的最佳选择。图书馆有心，作者有意，两者一拍即合，皆大欢喜，自然是一次“双赢”的收获。不少图书馆为鼓励有这方面意愿的文艺新书作者，会主动出具图书馆收藏证书供作者永久珍藏。而有的名不见经传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逐渐崭露头角，不断打开局面，开始引起读者的关注。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有人花好多心血写了个剧本被看中，对方明言虽可拍成电影但没有一分钱报酬，问其愿意

否，那人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后来，这部电影一炮打响，她也因此走红，找她提供剧本的人从此络绎不绝，而且给的报酬亦不低。每当提及此事她就会坦言，要不是第一次的理性抉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如鱼得水，甚至很有可能到现在依然默默无闻，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对方给了我这次机会。同样的，把自己创作的文艺新书赠送给图书馆，借图书馆的一缕东风放飞内心渴望，也许也是一次出色的“营销”策略，即使它不以金钱为目的。

文艺新书的卖与赠，当然可以悉听尊便。然而考虑到图书馆采购资金较为紧缺而读者又相对较多等因素，如果能够采取文艺赠书的方式与图书馆来一次“亲密接触”，让作者从此拥有更多的读者乃至“粉丝”，无论从哪方面着眼都是一次划得来的买卖。与其文艺新书传播范围较窄，受众群体较少，不如广开渠道，赠书于图书馆乃至文化单位、希望小学、养老院和贫困地区。特别是图书馆因其读者来自于各个层次，新书的周转率又较高，是许多有眼光的作者通常不会轻易放弃的地方。由此看来，文艺赠书不要遗漏了图书馆，不是无厘头的，它的好处完全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签名售书”活动已成一大人文景观，同时在许多分会场包括各大区级、街道级图书馆，还会有各类“签名赠书”活动举办。这样的赠书活动意在扩大影响，似乎与作者赠书图书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的读书会届时会集中把部分成员出版的文艺新书免费发放给大家，说到底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宣传手段”。而图书馆相对于书展分会场的签名赠书和读书会的新书免费发放，更具有持续渐进和广泛的影响力。遗漏了这一块，实在有点得不偿失。

文艺赠书不要遗漏了图书馆

◆ 邵天骏